

月亮本來是無知覺之物，現在當他有知覺，也是意境。

荒塘十畝水平鋪，一葉舟兒小似鳧；人却比鳧還要小，舟中安頓婦和孥。

這一首詩，說在遠處望見漁舟，如鳧一般的小；舟既然如鳧一般的小，舟中的人當然看不見了，但是人雖然看不見，一定知他是有的，且一定知他全家妻子都在船上，前面說舟如鳧一般的小，那麼舟中的人當然比鳧更要小了，這個境界，也是意境。

### 第九節 創造

凡是在美的文學裏有價值的文字，都是創造的，沒有因襲的；倘然因襲，決沒有存在的價值。可舉例證明如下：

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  
這是創製的。

鎮江城外金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這是因襲的。

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這是創造的。

境不在富，自由則佳。友不在多，知心則諧。這是因襲的。

因襲的決不能存在，便是在舊文學裏，也是如此。無論那篇文章，

只要能殼流傳，都是創造的，譬如歐陽修的醉翁亭記，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；那種體格，千古只有一篇，何嘗有第二篇，總之每篇有每篇的面目，每篇有每篇的情境，這便是創造。

#### 第十節 自然

讀者既已明白了前面所說的各種條件；還有一件要緊的事，應該知道的便是自然。甚麼叫自然？便是自然而然的好的，自然而然的好的；並不是勉強做成的好的，做成的美。可舉例如下：

月明如水浸樓臺

這一句是很自然的。倘然說：

樓臺浸入月波中。

這樣說便不自然了。近見有人做新詩，中有一句道：

人浸月宮波。

這一句仍是前面兩句的意思，但是更不自然了，又如前面所引的大明湖的一副對聯：『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。』他的好處，便是極其自然。好像天生成的，沒一點人工做成的痕跡。

### 第十一節 打破文法的範圍

文字要合文法，不合文法的便算不通；前早已說過了。但是美的文學，有時候却不守文法的規則，反覺得是好，舉例如何：

乘潮來往漁舟小，一手攀簷一手搖。

這兩句詩是很好的，然他不守文法的規則。倘然照文法說：第一句應該是『小漁舟乘潮來往。』第二句應該是『漁人一手攀簷一手搖船。』現在這樣說：第一句不過是將字句顛倒罷了，第二句照文法說實在是說不通。爲甚麼呢？因爲搖字是他動詞，船字是目的格；現在將船字丟掉了，搖字便變成自動詞了，搖字當他是自動詞，便是漁人手自己搖，和船不相干了。這種地方是打破文法的範圍。是美的文學裏，認爲好的。

### 第十二節 打破論理的範圍

美的文學，不但是打破文法的範圍，有時也打破論理的範圍，舉例如下：

晚上九點鐘的時候，電燈忽然滅了。我們便住在黑暗世界裏。

這句話在美的文學裏，認他是很好的，但是在論理學裏說不通。

爲甚麼呢？因爲『電燈滅了。』不過是一塊地方的電燈滅了。

世界並不會黑暗，何以能說住在黑暗世界裏？他的錯誤便是一塊地

方，不能稱爲世界。然而在美的文學裏，不但不錯，而且算很好。

這種地方便是打破論理的範圍。

### 第十三節 不守信字的條件

前面說過的，修詞學裏有三個條件：便是；信，達，美。然在美的文學裏，有時候也不守信字的條件舉例如下：

這時候下了一陣大雨；雨點如拳頭般大，打在屋瓦上，幾乎把瓦打破了。

兩點任便怎樣大，總不至大如拳頭一般；現在說他如拳頭般大，明明是說謊，明明是犯了不信的毛病；然在美的文學裏却無妨這樣說，而且愈覺得好。

#### 第十四節 不守達字的條件

不但不守信字的條件，有時也不守達字的條件。可將論語裏長

沮答子路的話，譯成白話做一個例：

長沮桀溺二人在那裏耕田；孔子打他們那裏走過，剛巧迷了路，便

叫子路向他們問路。長沮問道：『坐在車上的人是誰？』子路說

『是孔丘，』長沮又問道：『是魯國的孔丘麼？』子路說：『是的。』

長沮道：『這個人是認得路的。』說着管他耕田也不理子路了。

長沮的意思，便是說：『孔丘周游列國，來來往往；這些路是走

慣了的，應該認識，何以要問？」現在却不說明白，單說「這個人是認識路的。」這樣糊塗話，倘拿達字的條件來責備他，那便是不達極了。然他如此說，在子路和孔子聽了，自然懂得，識路的理由，不必說出來，說出來反而覺得可厭。這種地方，便是不守達字的條件了。

總說一句：凡是美的文學，是不受一切束縛的，是超出一切範圍以外的；只知有美，只要創造和自然，以外的事都可以不管。

#### 第十五節 普遍的價值

前面第一章裏曾引陳獨秀的話，說道：「在人類心理上有普遍的『美感』」這句話只有美的文學可以當得：因為美的文學多半屬於情，而且又美，所以在人類心理上能普遍。若智的文和意的文，往往

限制了只有一方面的價值，沒有普遍的價值。譬如：

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。智的文。

這一部書在研究教育的人，看起來非常有價值；然除了教育家以外，便沒有人喜歡看了，所以他的價值不能普遍。再擬兩題爲例如

下。景德鎮磁業調查錄。智的文。

山西實施職業教育計劃書。意的文。

第十六節 永久的價值

前面第一章裏引 Bacon 的話說道：『永久的價值。』這句話也只有美的文學可以當得；和普遍的價值同一理由，智的文和意的文，往往只有一時代的價值。沒有永久的價值。譬如：

康有爲上光緒皇帝書。意的文。

這部書在前清光緒時，不可說沒價值；但是到現在已沒有價值了。頂多他的書名在歷史上占半行位置罷了，斷沒有人去細細研究他的全文了，這便是沒有永久價值的一個例，如今再擬兩題爲例如下：

上海最近十年物價工價變遷表並說明書。 智的文。

對於國民大會之意見書。 意的文。

智的文或意的文，有時候也有普遍的價值或永久的價值；但是很少，不及美的文學多。美的文學因爲超出一切的範圍以外；所以不

受地位的限制，也不因時代而生變化。譬如蘇東坡的論說文到現在

已毫無價值，但是他的赤壁賦賦到現在仍舊可讀。價值並沒有失去；

無論那一種的人，只要他能設領略文學的趣味，也都要讀。可見說

到能普遍，能永久，還只有美的文學了。

## 第六章 總結

我這本書做得很不詳細，但大綱已完備了。文法書，論理學書，都是要另讀一部的，我在前面也說明白了。關於修詞的方面，我這裏雖然說得不詳細，但讀者舉一反三也已彀了。如要再詳細一點，也是包括不盡的；因為其中有個創造的條件；既然是創造，便不是守一定的規則了。我們任便如何說得詳細，他總在我們所說的以外；不然便是因襲我們的法子，不是創造；不是創造，便沒價值。有這個理由，可說修詞學是永遠不能編一部書，將各種變化的法子羅列無遺的。

增刪再訂正  
中國小說史大綱

▲張靜廬著

定價三角

再訂正  
中國文學史

▲曾毅著

定價一元八角

英國文學史

▲王靖譯

定價五角

# 新文學淺說參考例言

凡我文學淺說裏所引用古今人的文章，都把原文找出來，附錄在後面，以便參考。(一)原文篇幅很短的，便照錄全文；(二)原文篇幅太長的，只節錄一二段。

這種附錄，是供人檢查和參考的，不是供人做讀本的。讀者只要知他大概體裁便是了，不必細讀；所以對於古文用一圈斷句，不加新標點；至如所引陳獨秀、胡適之之諸人的文章，原有新標點的，仍舊照用。附錄各篇的次序，照原書引用的先後排列。我的書裏也有幾個舉例，是我自己擬出來的；本來只有一兩句，沒有全文；所以這附錄裏都沒有。

民國十年一月二日 胡懷琛

世界名劇  
紅衣記

▲陳猷良譯

定價五角

世界名劇  
同名異娶

▲王靖 孔襄我譯

定價四角

世界名劇  
思想之夫

▲王靖譯

(印刷中)

# 新文學淺說參考 照原書引用先後爲次序

## 禹貢

禹敷土。隨山刊木。奠高山大川。冀州。旣載壺口。治梁及岐。旣修太原。至于岳陽。覃懷底績。至于衡漳。厥土惟白壤。厥賦惟上上錯。厥田惟中中。恆衛旣從。大陸旣作。島夷皮服。夾右碣石。入于河。濟河惟兗州。九河旣道。雷夏旣澤。灘沮會同。桑土旣蠶。是降邱宅土。厥土黑墳。厥草惟繇。厥木惟條。厥田惟中下。厥賦貞。作十有三載。乃同。厥貢漆絲。厥篚織文。浮于濟。潔達于河。海岱惟青州。嶠夷旣略。灘淄其道。厥土白墳。海濱廣斥。厥田惟上下。厥賦中上。厥貢鹽絺。海物惟錯。岱畎絲枲。鉛松怪石。萊夷作牧。厥篚鬻絲。浮于汶。達于濟。海岱及淮。惟徐州。淮沂其乂。蒙羽其藝。大野旣豬。東原底平。厥土赤埴墳。草木漸包。厥田推上中。厥賦中中。厥貢惟土五色。羽畎夏翟。澤陽孤桐。泗濱浮磬。淮夷蠙珠暨魚。厥篚玄纁。縞浮于淮。泗達于河。淮海惟揚州。彭蠡旣豬。陽鳥攸居。三江旣入。震澤底定。篠簜旣敷。厥草惟夭。厥木惟喬。厥土惟塗泥。厥田惟下下。厥賦下上上錯。厥貢惟金三品。璫珉篠簜。齒革羽毛。惟木。島夷卉服。厥篚織貝。

厥包橘柚錫貢。沿于江海。達于淮泗。荆及衡陽。惟荆州。江漢朝宗于海。九江孔殷。沱潛既道。雲土夢作。又。厥土惟塗泥。厥田惟下中。厥賦上下。厥貢羽毛齒革。惟金三品。栴、榦、栝、柏、礪、砥、磬、丹。惟齒、鬣、楛。三邦底貢。厥名包匭菁茅。厥篚玄纁璣組。九江納錫大龜。浮于江沱潛漢。逾于洛。至于南河。荆河惟豫州。伊洛瀍澗。既入于河。滎波既豬。導荷澤。被孟豬。厥土惟壤。下土墳壚。厥田惟中上。厥賦錯上中。厥貢漆、枲、絺、紵。厥篚織纈。錫貢磬錯。浮于洛。達于河。華陽黑水。惟梁州。岷嶓既藝。沱潛既道。蔡蒙旅平。和夷底績。厥土青黎。厥田惟下上。厥賦下中三錯。厥貢璆、鐵、銀、鏤、磬、磬。熊羆狐狸織皮。西傾因桓是來。浮于潛。逾于沔。入于渭。亂于河。黑水西河。惟雍州。弱水既西。涇屬渭汭。漆沮既從。灃水攸同。荆歧既旅。終南惇物。至于鳥鼠原隰。底績。至于豬野。三危既宅。三苗丕斂。厥土惟黃壤。厥田惟上上。厥賦中下。厥貢惟球琳琅玕。浮于積石。至于龍門西河。會于渭汭。織皮崑崙。析支渠搜。西戎即斂。導岍及岐。至于荆山。逾于河。壺口雷首。至于太岳。底柱析城。至于王屋。太行恆山。至于碣石。入于海。西傾朱圉。鳥鼠。至于太華。熊耳。外方桐柏。至于陪尾。導蟠冢。至于荆山。內方。至于大別。岷山之陽。至于衡山。過九江。至于敷淺原。導弱水。至于合黎。餘波入于流沙。導黑水。至于三危。入于南海。導河積石。至于龍門。南至于華陰。東至于底柱。又東。至于孟津。東過洛汭。至于大伾。北過降水。至于大陸。又北。播爲九河。同爲逆河。入于海。蟠冢導

漾。東流爲漢。又東爲滄浪之水。過三澨。至于大別。南入于江。東匯澤爲彭。蠡東爲北江。入于海。岷山導江。東別爲沱。又東至于澧。過九江。至于東陵。東池北會于滙。東爲中江。入于海。導沱水。東流爲濟。入于河。溢爲滎。東出于陶邱北。又東至于荷。又東北會于汝。又北東入于海。導淮自桐柏。東會于泗沂。東入于海。導渭自鳥鼠同穴。東會于澧。又東過漆沮。入于河。導洛自熊耳。東北會于澗。又東會于伊。又東北入于河。九州攸同。四隩旣宅。九山刊旅。九州滌源。九澤旣陂。四海會同。六府孔修。庶土交正。底慎財賦。咸則三壤。成賦中邦。錫土姓。祇台德先。不距朕行。五百里甸服。百里賦納總。二百里納銍。三百里納秸服。四百里粟。五百里米。五百里侯服。百里采。二百里男邦。三百里諸侯。五百里綏服。三百里揆文教。二百里奮武衛。五百里要服。三百里夷。二百里蔡。五百里荒服。三百里蠻。二百里流。東漸于海。西被于流沙。朔南暨。聲教訖于四海。禹錫玄圭。告厥成功。

## 漢書地理志 節錄

本秦京師爲內史。分天下作三十六郡。漢興。以其郡太大。稍復開置。又立諸侯王國。武帝開廣三邊。故自高祖增二十六。文景各六。武帝二十八。昭帝一。訖於孝平。凡郡國一百三。縣邑千三百一十四。道三十二。侯國二百四十一。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。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。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

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。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。邑居道路山川林澤。羣不可墾。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。可墾不可墾。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下三十六頃。居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。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。漢極盛矣。凡民函五常之性。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。繫水土之風氣。故謂之風。好惡取舍。動靜亡常。隨君上之情欲。故謂之俗。孔子曰。移風易俗。莫善於樂。言聖王在上。統理人倫。必移其本而易其末。此混同天下。一之虛中和。然後王教成也。漢承百王之末。國土變改。人民遷徙。成帝時。劉向略言其域分。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。猶未宣究。故輯而論之。終其本末。著于篇。

秦地於天官。東井輿鬼之分壘也。其界自宏農。故關目西。京兆扶風馮翊北。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。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。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。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。皆宜屬焉。秦之先曰柏益。出自帝顓頊。堯時助禹治水。爲舜朕虞。養育草木鳥獸。賜姓嬴氏。歷夏殷爲諸侯。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。得華駟綠耳之乘。幸于穆王。封于趙城。故更爲趙氏。後有非子。爲問孝王養馬。汧渭之間。孝王曰。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。迺封爲附庸。邑之于秦。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。至玄孫氏爲莊公。破西戎有其地。子襄公時。幽王爲犬戎所敗。平王東遷。雒邑。襄公將兵救周有功。賜受邽鄠之地。列爲諸

侯。後八世穆公稱伯。目河爲竟。十餘世。孝公用商君制轅田。開仟伯。東雄諸侯。子惠公初稱王。得上郡西河。孫昭王開巴蜀。滅周。取九鼎。昭王曾孫政并六國。稱皇帝。負力怙威。燔書坑儒。自任私智。至子胡亥。天下畔之。故秦地於禹貢時。跨雍梁二州。詩風兼秦。函兩國。昔后稷封豳。公劉處豳。大王徙邠。文王作鄆。武王治鎬。其民有先王遺風。好稼穡。務本業。故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。有鄆杜竹林南山檀柘。號稱陸海。爲九州膏腴。始皇之初。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。沃野千里。民以富饒。漢興立都長安。徙齊諸田。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。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。蓋亦目彊幹弱支。非獨爲奉山國也。是故五方雜厝。風俗不純。其世家則好禮文。富人則商賈爲利。豪桀則游俠通姦。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。輕薄易爲盜賊。常爲天下劇。又郡國輻湊。浮食者多。民去本就末。列侯貴人。車服僭上。衆庶放效。差相及。嫁娶尤崇侈靡。送死過度。天水隴西山多林木。民以板爲室屋。及安安定北地上郡西河。皆迫近戎狄。修習戰備。高上氣力。目射獵爲先。故秦詩曰。在其板屋。又曰。王于興師。修我甲兵。與子偕行。及車麟四載。小戎之篇。皆言車馬田狩之事。漢興六郡良家子。選給羽林期門。目材力爲官。名將多出焉。孔子曰。君子有勇而亡誼。則爲亂。大人有勇而亡誼。則爲盜。故此數郡民俗質木。不恥寇盜。自武威以西。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。武帝時攘之。初置四郡。以通西域。南絕南羌。

匈奴。其民或以關東下貧。或以報怨過當。或以諱逆亡道。家屬徙焉。習俗頗殊。地廣民稀。水少宜畜牧。故涼州之畜。爲天下饒。保邊塞二千石治之。咸以兵馬爲務。酒禮之會。上下通焉。吏民相親。是以其俗風雨時節。穀糴常賤。少盜賊。有和氣之應。賢於內郡。此政寬厚。吏不苛刻之所致也。巴蜀廣漢本南夷。秦并以爲郡。土地肥美。有江水沃野。山林竹木。蔬食果實之饒。南賈滇楚。僮西近邛笮。馬旄牛。民食稻魚。亡凶年憂。俗不愁苦。而輕易淫泆。柔弱褊阨。景武閒。文翁爲蜀守。教民讀書法令。未能篤信道德。反以好文刺譏。貴慕權勢。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。諸侯以文辭顯於世。鄉黨慕循其迹。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。文章冠天下。繇文翁倡其教。相如爲之師。故孔子曰。有教無類。武都地雜氐羌。及犍爲牂柯越巂。皆西南外夷。武帝初開置。民俗略與巴蜀同。而武都近天水。俗頗似焉。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。而人衆不過什三。然量其富居什六。秦繭。吳札觀樂。爲之歌。秦曰。此之謂夏。夫能夏則大。大至之也。其周舊乎。自井十度至柳三度。謂之鶉首之次。秦之分也。

魏地皆觶參之分野也。其界自高陵以東。盡河東河內。南有陳留。及汝南之召陵滎疆。新汲西華長平。潁川之舞陽鄆許僑陵。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。皆魏分也。河內本殷之舊都。周既滅殷。分其畿內爲三國。詩風邶庸衛國是也。邶以封紂子武庚。庸管叔尹之。衛蔡叔尹之。以監殷民。謂之三監。故書

序曰。武王崩。三監畔。周公誅之。盡以其地封弟康叔。號曰孟侯。以夾輔周室。遷邶庸之民于維維邑。故邶庸衛三國之詩。相與同風。邶詩曰。在浚之下。庸曰。在浚之郊。邶又曰。亦流于淇。河水洋洋。庸曰。送我淇上。在彼中河。衛曰。瞻彼淇奧。河水洋洋。故吳公子札聘魯。觀周樂。聞邶庸衛之歌。曰。美哉淵乎。吾聞康叔之德如是。是其衛體乎。至十六世。懿公亡道。爲狄所滅。齊桓公帥諸侯伐狄。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邱。是爲文公。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。康叔之風既歛。而紂之化猶存。故俗剛彊。多豪桀。侵奪薄恩。禮好生分。河東土地平易。有鹽鐵之饒。本唐堯所居。詩風唐魏之國也。周武王子唐叔。在母未生。武王夢帝謂己曰。余名而子曰虞。將與之唐。屬之參。及生。名之曰虞。至成王滅唐。而封叔虞。唐有晉水。及叔虞子燹。爲晉侯。云。故參爲晉星。其民有先王遺教。君子深思。小人儉陋。故唐詩蟋蟀山樞。葛生之篇。曰。今我不樂。日月其邁。宛其死矣。它人是媮。百歲之後。歸于其居。皆思奢儉之中。念死生之慮。吳札聞唐之歌。曰。思深哉。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。魏國亦姬姓也。在晉之南河曲。故其詩曰。彼汾一曲。實諸河之側。自唐叔十六世。至獻公。滅魏以封大夫畢萬。滅耿以封大夫趙夙。及大夫韓武子。食采於韓原。晉於是始大。至於文公。伯諸侯。尊周室。始有河內之士。吳札聞魏之歌。曰。美哉泯泯乎。以德輔此。則明主也。文公後十六世。爲韓魏趙所滅。三家皆自立爲諸侯。是爲三晉。趙與秦同祖。韓魏皆姬姓也。自畢萬後十世。

稱侯。至孫稱王。徙都大梁。故魏一號爲梁。七世爲秦所滅。

趙地。三畢之分壘。趙分晉得趙國。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。又得涿郡之高陽鄴州鄉。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。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。中邑又安東州成平章武。河以北也。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邱。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。上黨本韓之別郡也。遠韓近趙。後卒降趙。皆趙分也。自趙夙後九世稱侯。四世敬侯徙都邯鄲。至曾孫武靈王稱王。五世爲秦所滅。趙中山地薄人衆。猶有沙邱紂淫亂餘民。丈夫相聚遊戲。悲歌忼慨。起則椎剽掘冢。作姦巧。多弄物爲倡優。女子彈弦跕躑。游媚富貴。徧諸侯之後宮。邯鄲北通燕涿。南有鄭衛。漳河之間一都會也。其土廣俗雜。大率精急高氣勢。輕爲姦。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。以詐力相傾。矜夸功名。報仇過直。嫁娶送死奢靡。漢興號爲難治。常擇嚴猛之將。或任殺伐爲威。父兄被誅。子弟怨憤。至告訐刺史二千石。或報殺其親屬。鍾代石北。迫近胡寇。民俗慳吝。好氣爲姦。不事農商。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。而武靈王又益厲之。故冀州之部。盜賊常爲它州劇。定襄雲中五原。本戎狄地。頗有趙齊衛楚之徒。其民鄙朴。少禮文。好射獵。雁門亦同俗。於天文別屬燕齊地。虛危之分壘也。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。南有泰山城陽。北有千乘清河以南。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。西有濟南平原。皆齊分也。少昊之世有爽鳩氏。虞夏時有季崩。湯時有逢公柏陵。殷末

有薄姑氏。皆爲諸侯。國此地。至周成王時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。成王滅之。以封師尚父。是爲太公。詩風齊國是也。臨菑名營邱。故齊詩曰。子之營兮。遭我虜曠之間兮。又曰。踳我於著乎。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。吳札聞齊之歌。曰。泱泱乎。大風也哉。其太公乎。國未可量也。古有分土。亡分民。太公以齊地負海。烏鹵。少五穀。而人民寡。迺勸以女工之業。通魚鹽之利。而人物輻湊。後十四世。桓公用管仲。設輕重。以富國。合諸侯。成伯功。身在陪臣。而取三歸。故其俗彌侈。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。號爲冠帶衣履天下。初太公治齊。修道術。尊賢智。賞有功。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。矜功名。舒緩闊達。而足智。其失夸奢朋黨。言與行繆。虛詐不情。急之則離散。緩之則放縱。始桓公兄襄公淫亂。姑姊妹不嫁。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。名曰巫兒。爲家主祠。嫁者不利其家。民至今以爲俗。痛乎道民之道。可不慎哉。昔太公始封。周公問何以治齊。太公曰。舉賢而上功。周公曰。後世必有篡殺之臣。其後二十九世。爲彊臣田和所滅。而和自立爲齊侯。初和之先。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。齊桓公以爲大夫。更稱田氏。九世至和而篡齊。至孫威王稱王。五世爲秦所滅。臨菑海岱之間。一都會也。其中具五民云。魯地奎婁之分壘也。東至東海。南有泗水至淮。得臨淮之下。相睢陵。僮取慮。皆魯分也。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。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。以爲周公主。其民有聖人之教化。故孔子曰。齊一變至於魯。魯一變至於道。言近正也。瀕洙泗之水。其

民涉度。幼者扶老而代其任。俗既益薄。長老不自安。與幼少相讓。故曰魯道衰。洙泗之間。斷斷如也。孔子閔王道將廢。迺修六經。以述唐虞三代之道。弟子受業而通者。七十有七人。是以其民好學。尚禮義。重廉恥。周公始封。太公問何以治魯。周公曰。尊尊而親親。太公曰。後世寢弱矣。故魯自文公以後。祿去公室。政在大夫。季氏逐昭公。陵夷微弱。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。然本大國。故自爲分壑。今去聖久遠。周公遺化銷微。孔氏庠序衰壞。地陜民衆。頗有桑麻之業。亡林澤之饒。俗儉嗇愛財。趨商賈。好訾毀。多巧僞。喪祭之禮。文備實寡。然其好學。猶愈於它俗。漢興以來。魯東海多至卿相。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。非宋地也。當考。

### 新五代史職方考

嗚呼。自三代以上。莫不分土而治也。後世鑒古矯失。始郡縣天下。而自秦漢以來。爲國孰與三代長短。及其亡也。未始不分。至或無地以自存焉。蓋得其要。則雖萬國而治。失其所守。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。豈非一本於道德哉。唐之盛時。雖名天下爲十道。而其勢未分。旣其衰也。置軍節度。號爲方鎮。鎮之大者連州十餘。小者猶兼三四。故其兵驕則逐帥。帥強則叛上。土地爲其世有。干戈起而相侵。天下之勢。自茲而分。然唐自中世多故矣。其興衰救難。常倚鎮兵扶持。而侵凌亂亡。亦終以此。豈其利害之理然。

歟。自僖昭以來。日益割裂。梁初。天下別爲十一。南有吳浙荆湖閩漢。西有岐蜀。北有燕晉。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。莊宗初起并代。取幽滄。有州三十五。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。合五十一州以滅梁。岐王稱臣。又得其州七。同光破蜀。已而復失。惟得秦鳳階成四州。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。其增置之州一。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。石氏入立。獻十有六州于契丹。而得蜀金州。又增置之州一。合一百九州以爲晉。劉氏之初。秦鳳階成復入于蜀。隱帝時增置之州一。合一百六州以爲漢。郭氏代漢。十州入于劉晏。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漠。及淮南十四州。又增置之州五。而廢者三。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。宋興因之。此中國之大略也。其餘外屬者。強弱相併。不常其得失。至於周末。閩已先亡。而在者七國。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。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。自湖南北十州爲楚。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。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。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。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。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。而軍不在焉。唐之封疆遠矣。前史備載。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閒。五代亂世。文字不完。而時有廢省。又或陷於夷狄。不可考究其詳。其可見者具之如譜。

汴州。唐故曰宣武軍。梁以汴州爲開封府。建爲東都。後唐滅梁。復爲宣武軍。晉天福三年。升爲東京。漢周因之。

洛陽。梁唐晉漢周常以爲都。唐故爲東都。梁爲西都。後唐爲洛京。晉爲西京。漢周因之。雍州。唐故上都。昭宗遷洛。廢爲佑國軍。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。佑國軍曰永平。唐滅梁。復爲西京。晉廢爲晉昌軍。漢改曰永興。周因之。

曹州。故屬宣武軍節度。晉開運二年。置威信軍。漢初軍廢。周廣順二年。復置彰信軍。

宋州。故屬宣武軍節度。梁初徙置宣武軍。唐滅梁。改曰歸德。

陳州。故屬忠武軍節度。晉開運二年。置鎮安軍。漢初軍廢。周廣順二年。復之。

許州。唐故曰忠武。梁改曰匡國。唐滅梁。復曰忠武。

滑州。唐故曰義成。以避梁王父諱。改曰宣義。唐滅梁。復其故。

襄州。故曰屬山南東道。唐梁之際。改曰忠義軍。後以延州爲忠義。襄州復曰山南東道。

鄧州。故屬山南東道節度。梁破趙匡凝。分鄧州置宣化軍。唐改曰威勝。周改曰武勝。

安州。梁置宣威軍。唐改曰安遠。晉罷。漢復曰安遠。周又罷。

晉州。故屬護國軍節度。梁開平四年。置定昌軍。貞明三年。改曰建寧。唐改曰建雄。

金州。故屬山南東道節度。唐末置戎昭軍。已而廢之。遂入於蜀。至晉高祖時。又置懷德軍。尋罷。

陝州。唐故曰保義。梁改曰鎮國。後唐復曰保義。  
華州。唐故曰鎮國。梁改曰感化。後唐復曰鎮國。

同州。唐故曰匡國。梁改曰忠武。後唐復曰匡國。

耀州。本華原縣。唐末屬李茂貞。建爲耀州。置義勝軍。梁末帝時。茂貞養子溫韜以州降梁。梁改耀州爲崇州。義勝曰靜勝。後唐復曰耀州。改曰順義。

延州。故屬保大軍節度。梁置忠義軍。唐改曰彰武。

魏州。唐故曰大名府。置天雄軍。五代皆因之。後唐建鄴都。晉漢因之。至周罷。大名府。後唐曰興唐。晉曰廣晉。漢周復曰大名。

澶州。故屬天雄節度。晉天福九年。置鎮寧軍。

相州。故屬天雄軍節度。梁末帝分置昭德軍。而天雄軍亂。遂入於晉。莊宗滅梁。復屬天雄。晉高祖置彰德軍。

邢州。故屬昭義軍節度。昭義所統澤潞邢洛磁五州。唐末孟方立爲昭義軍節度使。徙其軍額於邢州。而澤潞二州入於晉。方立但有邢洛磁三州。故當唐末有兩昭義軍。梁晉之爭。或入於梁。或入於晉。梁

以邢洛磁三州爲保義軍。莊宗滅梁。改曰安國。

鎮州。故曰成德軍。梁初以成音犯廟諱。改曰武順。唐復曰成德。晉又改曰順德。漢復曰成德。

應州。故屬大同軍節度。唐明宗即位。以其應州人也。乃置彰國軍。

新州。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。

府州。晉置永安軍。漢罷之。周復。

并州。後唐建北都。其軍仍曰河東。

潞州。唐故曰昭義。梁末帝時屬梁。改曰匡義。歲餘。唐滅梁。改曰安義。晉復曰昭義。

廬州。周世宗克淮南。置保信軍。

壽州。唐故曰忠正。南唐改曰清淮。周世宗平淮南。復曰忠正。

五代之際。外屬之州。揚州曰淮南。宣州曰寧國。鄂州曰武昌。洪州曰鎮南。福州曰武威。杭州曰鎮海。越

州曰鎮東。江陵府曰荆南。益州梓州曰劍南。東西川。遂州曰武信。興元府曰山南西道。洋州曰武定。黔

州曰黔南。潭州曰武安。桂州曰靜江。容州曰寧遠。邕州曰建武。廣州曰清海。皆唐故號。更五代無所易。

而今因之者也。其餘僭偽改置之名。不可悉考。而不足道。其因著於今者。略注於譜。

濟州。周廣順二年置。割鄆州之鉅野鄆城。兗州之任城。單州之金鄉爲屬縣。而治鉅野。

單州。唐末以宋州之碭山。梁太祖鄉里也。爲置輝州。已而徙治單父。後唐滅梁。改輝州爲單州。其屬縣置徙。傳記不同。今領單父碭山成武魚臺四縣。

耀州。李茂貞置。治華原縣。梁初改曰崇州。唐同光元年復爲耀州。

解州。漢乾祐元年九月置。割河中之聞喜安邑解三縣爲屬。而治解。

威州。晉天福四年置。割靈州之方渠。寧州之末波烏嶺三鎮爲屬。而治方渠。周廣順二年改曰環州。顯德四年廢爲通遠軍。

乾州。李茂貞置。治奉先縣。

磁州。梁改曰惠州。唐復曰磁州。

景州。唐故置弓高。周顯德二年廢爲定遠軍。割其屬安陵縣屬德州。廢弓高縣入東光縣。爲定遠軍治所。

濱州。周顯德三年置。以其濱海爲名。初五代之際。置榷鹽務於海傍。後爲瞻國軍。周因置州。割棣州之渤海蒲臺爲屬縣。而治渤海。

雄州。周顯德六年。克瓦橋關。置治歸義。割易州之容城爲屬。尋廢。

霽州。周顯德六年。克益津關。置治永清。割漢州之文安。瀛州之大城爲屬。

通州。本海陵之東境。南唐置靜海制置院。周世宗克淮南。升爲靜海軍。後置通州。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爲屬。而治靜海。

筠州。南唐李景置。割洪州之高安。上高。萬載。清江四縣爲屬。而治高安。

劍州。南唐李景置。割建州之延平。劍浦。富沙三縣爲屬。而治延平。

全州。楚王馬希範置。以潭州之湘川縣爲清湘縣。又割灌陽縣爲屬。而治清湘。

秀州。吳越王錢元瓘置。割杭州之嘉興縣爲屬。而治之。

雄州。南漢劉龔割韶州之保昌。置治保昌。

英州。南漢劉龔割廣州之浚陽。置治浚陽。

開封府故統六縣。梁開平元年。割滑州之酸棗。長垣。鄭州之中牟。陽武。宋州之襄邑。曹州之考城。更曰戴邑。許州之扶溝。鄆陵。陳州之太康。隸焉。唐分酸棗中牟。襄邑。鄆陵。康五縣。還其故。晉升汴州爲東

京。復割五縣隸焉。

雍邱。晉改曰杞。漢復其故。長垣。唐改曰匡城。

黎陽。故屬滑州。晉割隸衛州。

葉襄城。故屬許州。唐割隸汝州。

楚邱。故屬單州。梁割隸宋州。

密州膠西。故曰輔唐。梁改曰安邱。唐復其故。晉改曰膠西。

渭南。故屬京兆。周改隸華州。

同官。故屬京兆府。梁割隸同州。唐割隸耀州。

美原。故屬同州。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。梁改爲裕州。屬順義軍節度。後不見其廢時。唐同光三年。割隸

耀州。

平涼。故屬涇州。唐末渭州陷吐蕃。權於平涼置渭州而縣廢。後唐清泰三年。以故平涼之安國耀武兩

鎮。置平涼縣。屬涇州。

臨涇。故屬涇州。末唐原州陷吐蕃。權於臨涇置原州。而涇州兼治其民。後唐清泰三年。割隸原州。

鄜州咸寧。周廢。

秦州天水隴城。唐末廢。後唐復置。

成州栗亭。後唐置。

自唐有方鎮。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。以謂方鎮兵戎之事。非職方所掌故也。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。而沒其州名。又今置軍者。徒以虛名。升建爲州府之重。此不可以不書也。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。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。及縣之割隸。今因之者。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。其餘嘗置而復廢。嘗改割而復舊者。皆不足書。山川物俗。職方之掌也。五代短世。無所遷變。故亦不復錄。而錄其方鎮軍名。以與前史互見之云。

### 陳其保臺灣開創記

臺灣本我外府。先民以冒險進取之心。航海而東。戰士番而拓斯土者。幾數千年。不幸朝政不飭。但事羈縻。倭種突入。盡削東藩。言念及此。可不痛哉。因作臺灣史略。聊司國民之警鐘耳。

臺灣乃東番部落。中貫層巒。外環巨海。幅員近三千里。物產豐富。氣候宜人。迤西有澎湖羣島。本臺之附庸也。島北有基隆城。與福州對峙。南則打狗港。可使舟楫。四周羣島參錯。天然險要也。

按秦始皇命徐福探海求三神仙。去而不返。或謂臺灣即瀛洲三山之一也。是時航藝未精。飄渺虛無。

疑爲仙境。不亦陋乎。但福之果否來臺灣。今雖無可考。而五百男女。布處於日本澎湖諸島者。其嗣至今不絕。且熊山之下。徐墓猶存。則其分殖於臺灣者。容或有之。然臺灣之名。見於史籍者。實始於隋。當開皇中葉。海內旣奠。陳稜率師略地。止於澎湖諸島。居民多非土著。以漁爲業。國無文字。結繩以紀事。稜撫之。未久即去。是爲中國經略臺灣之始。

其後七年。稜又率兵自義安浮海擊琉球。東行二日。始至其地。稜遣人慰諭之。不從。起抗官軍。稜敗走之。并遷其種人五萬於福州之福魯山。其後裔至今尙存。（所聞如是）是爲中國征伐臺灣之始。唐貞觀間。馬來羣島大水。民不獲安居。乃駕筏抵於臺灣。上陸與土番戰勝。遂據有之。此後更歷五代。終於兩宋。中原板蕩。大局綦危。漢人之移居是島者日多。而往來因以繁盛。宋末零丁洋之敗。華人有飄入臺灣者更多。然皆聚族以居。不相交通。故言語各處不同。及元世忽必烈旣宅中華。南洋皆入幟。而臺灣亦爲所略。當明嘉靖末年。海寇林道潛亂。敗入臺灣。苦役番人。番人憤欲殺之。爲道潛覺。夜襲番人。戮之。是爲華人戕殺土番之始。

萬曆二十年。日本旣伐朝鮮。乃謀併臺灣。於二十一年十一月。命原田孫七郎。至暹羅。途次臺灣。勸入貢。其書曰。一夫日輪所照臨。雖至海岳山川。草木禽獸。莫不受他恩光也。（中略）朝鮮國者。自往代

於本朝有牛耳之盟。久背其約。况又於余欲伐大明之日。有謀反。故命諸將伐之。國王出奔。城付一炬也。（中略）如南蠻琉球者。年年獻土宜。海陸通舟楫。而仰余德光。故原田氏乃奉使命而發船。若是不來朝。可命諸將攻伐之。生長萬物者日也。枯竭萬物者亦日也。思之不宣。當時臺灣人乞助於大明。明廷乃警備沿海。日本謀臺之議遂罷。然日本人併臺之野心。可見一斑矣。

天啓元年。海澄人顏思齊率黨人留臺。鄭芝龍附之。及思齊死。乃奉芝龍爲首。芝龍年少材宏。官軍莫能制。朝議招撫。以葉善繼識芝龍。爲書招之。芝龍歸命。及降。芝龍屈意下之。一年頓譟。竟叛去。復留臺灣。截劫商船。崇禎元年。芝終率所部。降於都督熊文燾。其黨人亦有留臺者。未幾而葡萄牙商人來東洋。道經臺灣。測繪地圖。是爲歐人發見臺灣之始。其後有日耳曼人入臺探險。登至山。留其迹。山在嘉義東北。高三萬三千餘尺。爲羣山之祖。先是荷蘭人嘗以船十七艘。由南洋羣島來攻臺灣。以擴充商務。遂據有之。清順治十八年。土番不堪荷民之役。與鄭成功通。成功乃得逐荷民而入主臺灣。當時內則工商外則國防。同時並舉。幾欲與清廷爲難。清政府知不可取。乃殺其父芝龍及其家屬之在京者。及成功卒。子弟爭繼王位。鄭氏遂敗。其後時有寇亂。屢起屢蹶。至甲午之役。日人突入。而海外扶餘。遂入他人掌握中矣。

楚辭錄九歌

東皇太一

吉日兮辰良。穆將愉兮上皇。撫長劍兮玉珥。璆鏘鳴兮玲琅。瑤席兮玉璫。盍將把兮瓊芳。蕙肴烝兮蘭藉。奠桂酒兮椒漿。揚袍兮拊鼓。疏緩節兮安歌。陳竽瑟兮浩倡。靈偃蹇兮姣服。芳菲菲兮滿堂。五音紛兮繁會。君欣欣兮樂康。

雲中君

浴蘭湯兮沐芳。華采衣兮若英。靈連蜷兮既留。爛昭昭兮未央。蹇將憺兮壽宮。與日月兮齊光。龍駕兮帝服。聊翱遊兮周章。靈皇皇兮既降。焱遠舉兮雲中。覽冀州兮有餘。橫四海兮焉窮。思夫君兮太息。極勞心兮憺憺。

湘君

君不行兮夷猶。蹇誰留兮中洲。美要眇兮宜修。沛吾乘兮桂舟。令沅湘兮無波。使江水兮安流。望夫君兮未來。吹參差兮誰思。駕飛龍兮北征。遭吾道兮洞庭。蘼荔拍兮蕙綢。荃橈兮蘭旌。望涔陽兮極浦。橫大江兮揚靈。揚靈兮未極。女嬋媛兮爲予太息。橫流涕兮潺湲。隱思君兮惝側。桂櫂兮蘭枻。斲冰兮積

雪。采薜荔兮水中。搴芙蓉兮木末。心不同兮媒勞。恩不甚兮輕絕。石瀨兮淺淺。飛龍兮翩翩。交不忠兮怨長。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。朝騁騫兮江皋。夕弭節兮北渚。鳥次兮屋上。水周兮堂下。捐余玦兮江中。遺余佩兮澧浦。采芳洲兮杜若。將以遺兮下女。時不可兮再得。聊逍遙兮容與。

湘夫人

帝子降兮北渚。目眇眇兮愁予。嫋嫋兮秋風。洞庭波兮木葉下。登白蘋兮騁望。與佳期兮夕張。鳥何萃兮蘋中。罾何爲兮木上。沅有芷兮澧有蘭。思公子兮未敢言。荒忽兮遠望。觀流水兮潺湲。麋何爲兮庭中。蛟何爲兮水裔。朝馳余馬兮江皋。夕濟兮西澨。聞佳人兮召予。將騰駕兮偕逝。築室兮水中。葺之兮荷蓋。荃壁兮紫壇。播芳椒兮成堂。桂棟兮蘭橈。辛夷楣兮藥房。罔薜荔兮爲帷。擗蕙櫨兮旣張。白玉兮爲鎮。疏石蘭兮爲芳。芷葺兮荷屋。繚之兮杜蘅。合百草兮實庭。建芳馨兮廡門。九疑繽兮並迎。靈之來兮如雲。拂余袂兮江中。遺余襟兮澧浦。搴汀洲兮杜若。將以遺兮遠者。時不可兮驟得。聊逍遙兮容與。

大司命

廣開兮天門。紛吾乘兮玄雲。令飄風兮先驅。使凍雨兮灑塵。君回翔兮以下。躡空桑兮從女。紛總總兮九洲。何壽夭兮在予。高飛兮安翔。乘清氣兮御陰陽。吾與君兮齊速。導帝之兮九阡。靈衣兮披披。玉佩